

羣書類編故事

—



羣書類編  
故事

宛委別藏影寫元刻本

故宮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高廿一  
公分寬十三公分



新  
知  
藏  
書  
印

羣書類編故事目錄

卷一

天文類 四十四

卷二

時令類 三十

卷三

地理類 三十

卷四

人物類 三十九

卷五

仕進類 四十

卷六

人倫類 四十六

卷七

人倫類 三十

卷八

人倫類 三十八

卷九

人倫類 四十一

卷十

仙佛類 二十七

卷十一

仙佛類 三十七

卷十二

仙佛類 三十六

卷十三

一  
卷七  
人倫類  
三十

民業類 十五

卷十四

技藝類 四十七

卷十五

文學類 二十三

卷十六

性行類 二十四

卷十七

人事類 五十一

卷十八

人事類 三十七

卷十九

宮室類 十九

卷二十

器用類 三十

卷二十一

冠服類 二十

卷二十二

飲食類 三十一

卷二十三

花木類 二十七

卷二十四

鳥獸類 六十

羣書類編故事目錄終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一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天文類

盤古開闢

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爲天陰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徐整三五歷紀

木公金母

木公亦云東王父亦云東王公蓋青陽之氣萬神之先也亦號玉皇君居於雲房之間以紫雲爲蓋青雲爲城仙童侍立玉女



散香真僚仙官皆稟其命焉昔漢初小兒於道歌曰着青裙入  
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皆不識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曰  
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太平廣記

###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又有憂彼之憂者曉  
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形柰何而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  
月星宿不當墜也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輝者正  
復使墜亦豈能有中傷乎列子

### 張溫問天

吳使張溫來聘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宓  
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  
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  
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

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蜀志

### 天門放榜

范公仲淹倅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奏章道士秉簡伏壇終夜不動試捫其軀則僵矣五更手足微動良久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所苦勿慮守問今夕奏章何其久也曰方出天門遇放明年進士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公問狀元何姓曰姓王二名下一字黑塗旁注一字遠不可辨旣而郡守母病愈明春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公始嘆道士之通神括異志

### 小兒論日

孔子遊見小兒問辯問其何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遠日初出天時如車輪其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兒笑曰孰爲汝多智乎列子

夸父逐日

夸父不量力欲返日影逐之於暘谷之際渴欲得飲赴河飲渴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列子

問日遠近

晉明帝幼而聰哲元帝愛之適長安使來帝因問之曰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祇見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宴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帝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乎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帝益竒之本紀

嫦娥奔月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張衡靈憲

玉斧脩月

唐太和中鄭仁本表弟嘗與王秀才遊嵩山忽迷路見一人方眠熟呼之其人枕襪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燦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脩之予即其一因開襪有斤鑿數事王屑飯兩裹授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與二人別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西陽雜俎

梯雲取月

太和中周生者有道術中秋夜與客會月色方瑩謂坐客曰我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袂因取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我梯此取月俄以手舉衣懷中出月寸許光色照爛寒氣入肌骨宣室志

遊廣寒宮

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道士游都客中秋夜遊月中過一大門

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守門兵衛甚嚴三人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明皇躍身起煙霧中下視玉城差我若萬頃琉璃之田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尋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而不可進下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嘈雜清麗明皇歸編律音製霓裳羽衣舞曲異聞錄

銀橋升月宮

羅公遠鄂州人開元中中秋夜侍元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柱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橋其色如銀請元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元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元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却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

唐逸史

月宮奏樂

元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喜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曲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喜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喜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上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集異記

乾祐看月

翟乾祐唐人時元洲之南以水精爲月刻瑤爲兔乾祐與十許人玩月或問月中果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而瓊樓玉宇滿焉拾遺記

熒惑守心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

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  
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誰以  
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徙三  
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熒惑果徙三舍呂氏春  
秋傳

星孛於辰

昭公十八年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  
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宋衛陳  
鄭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擘玉瓚  
鄭必不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  
也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火左傳

夜觀星象

劉向晝誦書傳夜觀星宿上奏冀消大異又或勸郭林宗仕對

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遂不應

### 五星聚奎

竇儀宋爲翰林學士初竇儀常於周顯德中謂王徽之曰丁卯歲五星聚於奎自此天下文明矣至乾德五年三月五星如連珠在降婁之次果符其言宋史

### 乘槎犯牛斗

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其人有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不止岸因還如期後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張華博物志

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



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問云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荆楚歲時記按張華博物志即無張騫之名而張騫傳又無乘槎之說宗懔作荆楚歲時紀未知何所據而云

以鵲占風

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東方朔執戟在階傍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栢樹有鵲立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對曰此以人事知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朔傳

異二起風

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於霍山見一長人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雜駢而至長人曰余九冥使者奉北帝命蕭君畋汝輩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有老麋屈膝求救使者曰東谷嚴

四善課試爲求計羣獸從行樵者覘之至深巖有茅堂黃冠一人老麋哀請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冥二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羣獸散去翌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果不出幽怪錄

### 封十八姨

崔元微月夜見青衣女伴曰楊氏李氏陶氏又緋衣小女曰石醋報封家十八姨來言辭泠泠有林下風色皆殊絕芳香襲人醋曰女伴在苑中每被惡風相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旦作一幡上圖日月五星立苑東則免難矣今歲已過此月二月一日立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苑中繁花不動崔乃悟女伴即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後楊氏輩來謝各裹桃李花數斗云服之可以却老某等亦長生至元和中元微猶貌若少年亦一異也傳異記

### 大王雄風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等侍有風飄然而至者王乃被襟

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風賦

雲如赤鳥

哀六年吳伐陳楚子救陳將戰王有疾庚寅卒于城父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舍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

謝仙

大中祥符間岳州玉真觀爲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慶曆中有以此字問何仙姑者輒曰謝仙者雷部中鬼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於道藏中檢之實有謝仙字由是益以仙姑爲真仙矣

雷斧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筆談

### 雷火

內侍李舜舉家曾爲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爲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牆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銀鉛者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爲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筆談

### 暈日而成

先儒以爲雲薄漏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

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侯鯖錄

入澗飲水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見夕虹下澗中飲者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向西則爲日光所燦 筆談

霜瓦成花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亦嘗有之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下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塌之無異石刻 筆談

甘露降松

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時有野人賣藥於市語人曰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於未死之前此木蓋將稿故耳官人不信請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焉漁隱

蜥蜴吐電

劉居中至嵩山巔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食之撫摩其身滋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盆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電已圓結如彈丸積之於側俄頃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電大作乃知蜥蜴所為夷堅志

商羊鼓舞

齊有一足之鳥飛於公朝下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兒有屈其一足振訊兩臂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將有水為災譏

### 祠神何益

齊景公時大旱乃召羣臣而問曰天久不雨民有飢色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草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夫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百川將竭國民將亡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奈何曰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其憂其幸而雨乎景公乃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晏子春秋

### 方士養龍

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咒者臨泉禹步吹氣龍即

浮出長十數丈更吹龍輒縮至數寸乃掇取着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聞有旱處便齋龍往賣一龍直數十斤金發壺中出一龍着潭中復禹步吹之長十數丈須臾而雲雨四集

### 檄召五星

魏管輅字公明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樹上已有少女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倪不之信輅曰十六日壬子畢星中已有水氣又作檄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南箕使召雷公電父風伯雨師須臾風雲並興元雲四合大雨河傾

### 馬上行雨

李靖微時嘗射獵山中會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扣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世乃龍宮也今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



一小瓢戒曰馬躍地嘶鳴即取瓢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此一滴水乃地上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電掣雲間特連下三十餘滴比夜半平地水三大元怪錄

### 甕盛蛇醫

王彥威鎮汴夏旱李杞過汴因宴王以旱為言李醉曰欲雨甚易爾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者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酉陽雜俎

### 龍吸硯水

有僧講經山寺常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曰某乃山下潭中龍也幸歲旱得閑來此聽法僧曰公能救旱乎曰上帝封江湖有水不得輒用僧曰此硯中水可用乎乃就硯吸水徑去是夕雷

雨大作逮曉視之雨悉黑水幕府燕闈

繪拆屋圖

鄭俠見荆公言青苗之害不答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會大旱自十一月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粃麥麩為之糜或掘草根木實以食俠上疏曰今天下下憂苦質妻鬻女父子不保拆屋伐桑爭貨於市輸官雜米皇皇不給之狀繪為一圖此臣安上門日所見百不及一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

綠衣言事

朝奉郎杜球言永熙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起居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脩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所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為

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也 塵史

區處流民

富公弼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渡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菑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致爲疾疫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爲法神道碑

夢黃承事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

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欵似有欽嘆之意公翌旦  
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  
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  
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  
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價直不增升斗  
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  
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著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厚德錄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一

Table with 12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lines, containing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二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輔校正

時令類

宋代土牛

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續漢書季冬出土牛以示農

耕之早晚刪定月令宋時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於

大門之外是日黎明有司為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執綵杖環擊

牛者三所以示勸耕之意夢筆錄

春播綵勝

後漢立春之日立春幡唐制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監長貳以

上皆賜春幡勝以羅為之宰執親王近臣皆賜金銀幡勝入賀

訖戴歸私第周美成春帖子云鸞輅青旂殿閣寬祠官奠璧下

春壇曉開魚鑰朝衣集綵勝飄揚百辟冠 夢筆錄

桃符畫神

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向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眾鬼之出入者執以飼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門戶上畫神荼鬱壘以禦凶鬼此則桃板之制也蓋其起自黃帝故今世畫神像于板上猶于其下書左神荼右鬱壘以元日置之門戶也 山海經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簡閱百鬼之無道者縛以葦索執以飼虎張平子東都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 風俗通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曰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假以丹彩用子以當門戶之癘 戰國策

夢鍾馗

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痞疾作晝夢一小鬼  
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  
及上玉笛繞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  
曰未聞虛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即  
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怒欲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  
繫角帶鞞朝靴徑捉小鬼先剗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鬼  
曰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中應舉不捷  
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  
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痞疾頓瘳乃詔畫工吳  
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成圖進呈  
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賜以百金

唐逸史

### 飲屠蘇酒

唐人孫思邈有道術除夕遺閭里藥囊浸井中元旦取水置酒



名屠蘇酒闔家飲之不染瘟疫飲必自幼云少者得歲故先飲  
老者失歲故後飲

荆楚歲時記屠蘇思邈庵名

人日多陰

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客論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  
知其一未知其二四百年惟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取書示客  
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犬三日為豕  
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  
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亂離四方雲擾幅裂人物  
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

西清詩話

廣陵觀燈

開元十八年正月望日帝謂葉仙師曰四方之盛此夕何處極  
麗對曰天下無踰於廣陵帝曰何術以觀之師曰可俄而虹橋  
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無回顧於是帝步而上太真及高力士

黃幡綽樂官數人從行俄頃已到廣陵寺觀陳設之盛燈火之光照灼其殿士女華麗皆仰望曰仙人現於五色雲中帝大悅師曰請勅伶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後數日廣陵果奏云

幽怪錄

### 曲水流觴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汎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帝大悅

束皙傳

### 周舉溫食

周舉遷并州刺史初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一月寒食莫敢煙爨歲多死者  
舉到州作帛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寒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  
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頓革鄴中記

### 墓祭之始

唐侍御鄭正則祠享儀云古者無墓祭之文孔子許望墓以時  
祭祀春秋左氏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而祭者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竟為陸渾氏焉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出征有經  
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掃以為榮曹公過喬元墓致祭其  
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於此○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  
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柳宗元書近世禮  
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  
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隴馬醫夏畦之  
思無不受子孫追養者

鞦韆之戲

北方之俗至寒食為鞦韆戲以習輕趨後中國女子效之乃以綵繩懸木立架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謂之鞦韆或曰本山戎之戲自齊威公北伐山戎此戲始傳中國一云作千秋字本出漢宮祝壽詞後世誤倒讀為秋千耳古今藝術圖淫槃經謂之冒索歲時記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蹴鞦韆令宮嬪輩嬉笑以為樂帝常呼為半仙之戲遺事

暑中環火

元帝被病廣求方士詔漢中逸人王仲都者詔問所能為對曰但能忍寒暑耳因為待詔至夏大暑月使暴坐又環以十爐火不熱而身汗不出或問不熱之道曰服元冰丸飛雪散王仲都並用此方也抱朴子

端午誕子

田文母五月五日生文父令勿舉母私舉文長以實告之遂啟  
父曰不舉五月子何也父曰生及戶損父文曰受命於天豈受  
命於戶若受命於戶何不高其戶誰能至其戶耶父知其賢後  
封孟嘗君俗以五月為惡月故忌異苑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  
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必  
興吾宗以鎮惡名之史畧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  
俗諺舉此日子長及戶則自害否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  
文亦以此日生非不祥也遂舉之西京雜記胡廣本姓黃以五  
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  
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  
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後登三司有中庸之  
號小說

曹女溺濤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三日後與父屍俱出

東漢列女傳

### 屈沉汨羅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續齊諧記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君常見祭甚善但常所遺若蛟龍所竊今若見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仍以五綵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畏憚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糉并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

### 捕守宮

漢武帝時以端午日取蜥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搗

之以塗宮人臂有所犯則消滅不爾則如赤痣故得守宮之名  
李賀詩云玉白夜搗紅守宮李商隱詩云巴西夜市紅守宮後  
房點臂斑斑紅古宮詞云愛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 方朔割肉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  
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問之朔免  
冠謝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  
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之使先生自責乃反  
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本傳

### 織女嫁牽牛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  
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  
織女嫁牽牛也續齊諧記

穿針乞巧

唐天寶宮中七夕以錦綵結成樓殿高百尺可容數十人陳花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穿針乞巧動清高之曲宴樂達旦士民皆效之

孟蘭盆供

目連比丘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着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劫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孟蘭盆為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剗竹飴蠟剪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巧之



妙孟蘭盆經

佩萸食餌

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周宮邊人職曰羞蘧之實糗餌粉飴注曰糗餌者豆米屑蒸之以棗方言餌謂之饀或謂之飴西京雜記食餌者其時黍稌並收因以黏米加味嘗新玉燭寶典

孟嘉落帽

孟嘉為桓溫參軍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史並着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勅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置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賜菊延壽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

月並應各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而芳菊紛然歸榮非夫含乾坤之淳和本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 驅儻

昔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中為瘧鬼一居若水為罔兩蝨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為小鬼於是以歲十二月命祠官時儻以索室中而驅疫鬼焉東海度朔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為民除害因制驅儻之神。季冬先臘一日大儻謂之逐疫選侖子百二十人皆赤幘皂製執大鼗鼓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持盾率百隸及童子而時儻以逐惡鬼於禁中黃門唱侖子和曰甲作食舂腓胷食虎雄伯食魁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竒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礫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竒騰根共食盡凡使十二神  
道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口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

糧山海經及後  
漢禮無志

### 臘取瘦羊

甄字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  
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字曰不  
可又欲投鈎字復恥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後召問瘦羊博  
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東觀漢記

### 不必避忌

後漢郭鎮傳河南吳雄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  
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  
世廷尉桓帝時汝南陳伯敬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  
不言死日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

則寄宿鄉亭年老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怒而殺之  
肅宗時司隸校尉趙興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寘改氣故  
犯妖禁子孫三世為司隸

避正五九月

今之上官者多忌正五九月或謂宋朝火德火生於寅旺於午  
墓於戌此三箇月謂之灾月官員例減祿料無羊故謂無羊之  
月衆皆避之陰陽家云武德詔此三月不行死刑禁屠殺

時日無吉凶辨

沈顏謂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  
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  
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  
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  
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

人馬繫時日夫四達之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於人之所為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鐵為金以石為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也

### 論辰不哭

陰陽家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

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顏氏家訓

繕脩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  
醮之文按後漢書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聖  
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為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  
有其說矣容齋隨筆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三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地理類

鑿渾沌氏

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氏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鑿七日而渾沌死應帝王篇蒙叟遺意曰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將有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羅隱

章亥步極

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



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云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註云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

淮南子

### 緱山笙鶴

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邱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其後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頭望之不得舉手謝時人而去

道書

### 誤墜大穴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百姓歲時每遊觀其上晉初嘗有一人誤墜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中墜者得之為尋穴而行計可十許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對坐圍碁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飢渴碁者曰可飲此墜者飲之

氣力十倍半年許乃出自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  
飲者玉漿也所食者龍穴石髓也 劉義慶世說

### 巨鰲戴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中有五山岱與負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  
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汐上  
下往來不得暫時帝恐流於西極命策彊使巨鰲十五舉首而  
戴之始峙而不動 湯問

### 愚公移山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且九十面山而居惡此  
山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山神懼其不已也告帝帝感其誠命  
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自此冀南漢陰無壠

### 蓬萊風阻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以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  
居水下臨之風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

封禪書

### 醒酒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惟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  
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唐餘錄

唐莊宗朝張全義為太師尚

書令兼四鎮節度有監軍嘗得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  
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  
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賊巢中以為譏已大怒答殺之

### 三石見夢

金陵有三大石甚古吳仲庶作守日夜夢三舉子求哀且曰若  
不垂佑明日當為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徧問僚屬莫能原其  
意既而視其牒見兵馬司狀申乞燒三醜石為灰供修造之用  
公遂悟敕寺僧愛護元祐中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掘之極深

而石根不斷不能動遂罷

楊公羊錄

### 石屏

石屏出零陽白鶴山屈處靜上昇之所紹興壬午間有宗子邑居一日艤舟山下於水中得一石光采絢異其紋若峯巒聳秀渾然天成自是石工鑿取益衆烟雲雪月之景波瀾龍鳳之象隱然可觀大者方廣可四五尺雖巧畫者莫臻其妙零陵志

### 風飄海船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緞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授中告勅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

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攜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輟意若驩感正彥使人為其治梳梳舊植舡木上不可動工人為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輟筆談

### 舟過海峽

趙忠簡鼎諫朱崖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願見洪濤間紅旗靡靡相逐而下極目不斷遠望不可審疑為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髮持刀出蓬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坐船內凡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來所見乃巨鱷也平生未嘗觀所謂旗者海鱷耳夷堅志

### 子胥揚濤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

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有見其乘白馬素車  
在潮頭者因為之立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  
遊之弄潮之戲蓋始於此然或有沉溺者

臨安志

### 辨胥濤之妄

儒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賁之於鑊盛以囊投之於江子胥  
志恨臨水為濤以溺殺人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  
其志恨臨水為濤虛也且衛蘓子路漢烹彭越子胥之勇不過  
子路彭越然二人尚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胥亦自先入鼎鑊  
後乃入江在鑊之時其神豈怯而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  
之不相副論衡

### 錢王射潮

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  
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禱於胥

山詞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成隄岸

### 浙江潮聲

海潮來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常如山岳奮如雷電冰岸橫飛  
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滿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  
夾岸有山南有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夾勢迫湧而  
為濤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俾之浙江尤  
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又何也叢語

### 渭水天星

漢武帝時蜀張寬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  
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  
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見陳壽益都  
耆舊傳

### 城陷為湖

今巢湖古巢縣一日江漲港有巨魚取以貨於市合縣食之有一老媪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媪日往視有稚子訝之媪以實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龜目媪見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子乃引媪登山而免青瑣高議

無支祁神

禹治水三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形猶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制之是時木魅水靈山妖水怪奔號叢繞幾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遂鎖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楚州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為物所掣因沉水視之見大鐵鎖繞山足一獸形如青猿兀若昏醉涎沫腥穢不可近古嶽清經

馮夷



中極之淵深數百仞惟水夷都焉水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蓋水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子又作馮遲抱朴子釋思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曰吾河精豈河伯耶

山海經

###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鄴三老廷掾歲飲百姓錢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聘取為治新衣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沒以故人家多持女遠逃俗語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沒溺人民云豹至其時往會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子不婦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更求好女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凡三投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

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豹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豹曰河伯留客之久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自此不復敢言為河伯娶婦史記

燃犀照水

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云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竒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

蜃精水害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脩整自稱慎郎真君與之語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翦滅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遙觀謂弟子施太玉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身為

黑牛仍以手中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奔鬪當以劍截彼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見黑牛奔趨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擲黃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從此井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以珍寶財貨數萬獲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求見賈使君謂曰聞君有貴婿慎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精復變本形為吏所殺真君於太康間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唯有石函葯臼各一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即其地置遊帷觀云太平廣記

### 龍神現夢

陳克咨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絳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岸公託以事日午天色帖然俄黑雲起於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皆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

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公曰何以報德叟曰吾本不求報貴人所至龍神理當衛護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祇祈一公賜以三令連升數秩再拜而去翰府名談

心存誠敬

伊川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之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泉味變甘

李白字太白唐元宗時爲廬城令邑有井泉味清冽而苦白曰我苦且清汝清且苦符吾志也使汲飲之不輟其味遂變為甘

去思頌碑

漱石枕流

孫楚晉惠帝時爲馮翊太守初薄世味欲隱居自全嘗謂王濟曰當枕石漱流誤云枕流漱石濟詰之曰流豈可枕石豈可漱乎楚曰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厲其齒耳濟歎服

飲貪泉

吳隱之性廉操爲廣州刺史界上一水謂之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至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啗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建華清宮

天寶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湯治井爲池環山列宮室地理志上於華清新廣一湯制度宏麗祿山於范陽以玉魚龍鳧鴈石梁石蓮花以獻雕鏤尤妙上大悅命陳於湯中仍以石梁橫於其上而蓮花纔出於水際上因幸鮮衣將入而魚龍鳧鴈皆奮

麟舉翼狀若飛動上因恐却之蓮花石至今在明皇雜錄

檀塞陂塘

程明道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言行錄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三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四

四明王瑩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人物類

請還御寶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索狀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折簾上自此親政孫公談圖

女中堯舜

英宗母宣仁烈聖皇后高氏神宗即位尊爲皇太后與皇帝御



延和殿垂簾聽政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起司馬光爲相天下歸心臨朝九年高瓊贊曰瓊與冠準協謀勸真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篤生聖后爲女中堯舜

### 夢赤脚仙

章懿李后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上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昭陵而幼年每穿履鞮即亟令脫去常徒步禁中皆呼爲赤脚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 飛龍之瑞

初上在潛邸與宋王等同居於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本名隆慶坊及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涌出望氣者云有天子之氣中宗數幸其地命泛舟仍馳象踏氣以厭之竟爲飛龍□□□是地立興慶宮元宗開元十年幸潞州改舊宅爲□□□

能識居潛

祖宗居潛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騾遇之下騾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游可同之陳眦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踏偶坐席右陳怒曰紫薇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湘山野錄

拳手即伸

鉤弋夫人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之望氣者言此有竒女天子亟使召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遂生昭帝

沙麓之祥

春秋沙麓崩元城建公曰沙麓崩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王賀字翁孺正值其地日月當之賀生禁禁生元后元后母

李妊政君夢月入懷政君元后小字也元后母天下自元成哀平四帝至王莽楊雄作表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元后傳

女相甚貴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蓋進京師乎贈以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京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爲才人進宸妃正位宮闈聲滿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時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聞見錄

能以死諫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

周太史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也不聽姬曰大哉君之德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列女傳

### 釣棄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妾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所得也今妾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妾得幸畢褰裳而趨妾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 以計加誣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褒既知王以爲不妬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見

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裒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劓之

臨終固寵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生知音善歌舞每爲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帝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王及兄弟爲託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夫人卒上憐之畫其形於甘泉宮上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幄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相思悲感爲作詩

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何姍姍其來遲今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畫王昭君

王嬙字昭君王穰女南郡秭歸人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昭君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元帝後宮人既多不得當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金少者不減五萬金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工遂毀其形及匈奴入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天子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有畫工毛延壽爲人形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狗馬衆勢人形不逮延壽杜陵楊望樊青尤工布色皆同日弃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詩後昭君服毒死舉國葬之胡中北地白草而此草獨青故曰青塚

老溫柔鄉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悟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嫫進言合德容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沐膏九迴沉水香爲卷髮號新興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噴噴嗟賞帝謂合德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劾武帝求白雲鄉也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 飛燕體輕

成帝微行過河陽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欲立飛燕爲皇后陳大夫劉輔上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人婢不可以爲主書奏收繫獄後論爲鬼薪

成帝步太液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著擊玉  
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裾  
久之風止裾爲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宮姝或褻  
裾而皺號留仙裾外傳

### 絳紗繫臂

晉武胡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帝多簡良家子以充內職自  
擇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注左右止之曰陛下聞  
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  
進退方雅始有專房之寵帝嘗與樗蒲爭失遂傷上指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慙

### 宮中羊車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  
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不以私庇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困病以金千斤  
錢千萬爲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  
主傳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爲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  
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於是爲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以忠而死

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  
族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  
侯謀行職脩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祛  
篋二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坐席交徃貨財之禮耳秦  
儀乃復徃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有傾  
河填海移山之力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徃先生  
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貞之道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爲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  
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  
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吳王怨望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國舉兵反遣亞夫  
灌嬰將兵擊之

輕東家邛

邛原欲遠游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

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邱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 體用之學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彛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彛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彛之力爲多後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彛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

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  
瑗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  
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李薦書

### 隨資而教

客有詰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  
子儻宕所齎千金染病甚瘠客於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  
師憫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做其心而後  
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  
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  
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  
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  
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  
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

登上第而歸 李薦書

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出謁更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羶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祇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 邵氏錄

約更爲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  
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  
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  
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  
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  
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  
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詩卷誌

### 友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  
寇萊公左右天子却口口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懷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  
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范文正作王  
元之畫像序

脫粟見侍

公孫宏起家爲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  
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怒而去語人曰宏身服貂  
蟬衣麻棗內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宏聞之慚曰寧逢惡  
賓莫逢故人

司馬貌陋

司馬徽有盛名劉綜欲候見之先使左右往問時徽正鋤園左  
右問曰司馬公何在徽曰我是也左右見其貌陋罵之曰何等  
田奴冒認司馬徽徽不與較乃刷頭易服出見綜談論竟日左  
右謝之

故舊難恃

宋向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不推先之峻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唐郡汝義宣事敗係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自恃宜以此爲戒楊公筆錄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塲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踈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駕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



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爲宰屬遂遷戶侍高齋詩話

往見優孟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教爲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

託以妻子

卬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

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壁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孔叢子

### 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爲常

###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紉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道服出

語之曰而父吾客也祇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館賓教走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鬻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將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爲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

祇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爲對龜山自是有召命

朱子語錄

### 東北道主

秦晉圍鄭鄭人謂秦蓋舍鄭以爲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爲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爲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爲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爲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容齋隨筆

### 贈以女奴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牆出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慙慙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牆門客自愧作詩云主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四  
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羣書類編故事卷之四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五

四明王鏐編集

泰和梁翰校正

仕進類

周取士制

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地官鄉大夫之職各

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

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

其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

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

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同上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

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王制

漢取士制

高祖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丞相府武帝詔召吏人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今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議曰不舉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

問克敵弓

李平叔云洪景伯兄弟應博學宏詞以克敵弓銘爲題洪惘然不知所出有巡鋪老卒覩于案間以問洪曰官人欲知之否洪笑曰非而所知卒曰不然我本韓太尉世忠之部曲從軍日見有人以神臂弓舊樣獻于太尉太尉令如其制度製以進御賜名克敵并以歲月告之洪盡用其語首云紹興戊午五月大將

云云主文大以驚喜是歲遂中科目若有神助焉此蓋熙寧中西人李宏中創造因內侍張若水獻于裕陵者也

### 題名鴈塔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題名它時有將相則未書之或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進士李肇國史補佛在世時有比丘見群鴈飛乃念曰此鴈可充我之食佛曰此鴈王也不可輒食乃為營塔魯類說

### 熟讀左傳

艾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鬻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疎援寡聊觀場屋耳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艾曰此卷書宜熟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科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為異時



口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試此題徐奭為狀元艾後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徐四十為翰林學士卒澠水燕談

### 熟讀樂記

張客省退夫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擔子其人喧呼不已視擔中止有樂記疏一冊遂以五十金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字止閱所買樂記疏一冊無何省試出黃鍾為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為詳論擅場遂高中明年擢甲科倦游錄

### 夢中改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明年果然東齋記事

### 夢登雲梯

莆田鄭僑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試中選未廷對夢空中一梯雲

氣圍繞竊自念曰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俄身至雲梯側遂登之及高層仰望則有大石蒼然如鏡面正懼壓已忽冉冉升騰立于石上驚覺自喜但不曉登石之義既而爲天下第一其次曰溫陵石起宗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君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容齋隨筆

###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倦坐後常覺一朱衣人時復點頭然後其文入格不爾則無復與考始疑侍史及回視之一無所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爲之三嘆嘗有句云唯願朱衣一點頭侯

精錄

### 私其鄉人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乃作色拂衣而入則曰

不休哉大年果知貢舉九程文之用不休哉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亦半有不以為意而不用者聞見後錄

### 歐變文禮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險恠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九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輒萬物出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畫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

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序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

### 懷甃喧譟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群言沸搖懷甃以伺其出泌知潜由他途投史館避宿數日太宗聞之笑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校豈敢濫收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固須防避又問曰何官職駟導雄偉都人斂避左右奏曰惟臺省知雜呵擁難近遂授知雜以避擲甃之患名臣遺事

### 號傳衣鉢

撫言云禪家相傳法謂之傳衣鉢唐狀元以下往謝主司有與主司同科名者謂之謝衣鉢故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人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傳老

夫衣鉢也質以爲美有獻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邵氏錄

### 賦詩被謗

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爲文尚竒澁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梅聖俞作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啣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最爲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爲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暉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洵洵未幾詩傳聞然以爲主司惟酬唱不復詳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爲蠶蟻因造爲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經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稍稍爲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爲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石林詩話

鄙渴睡漢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遊一縣時胡大監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公能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一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文穆公蒙正也

座主設燕

韓康公絳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盡一時名德如傅斂之胡寬夫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晚子華不悅東坡云今日爲本殿燒香人多留住九子母丈夫也錢形有類故云客大笑方生出家妓十餘人中譙後新寵魯生舞罷爲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

細浪魚吹日舜罷花枝蜂繞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事康公大喜坡云恐它姬廝賴故云耳

託孤門生

李文正公嘗言其座主王仁裕知貢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延於中堂與夫人偶坐受諸生拜一如兒孫禮然備酒饌命諸生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人親手調品忽一日生徒畢集出一詩牋曰二百二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它日知誰畧有情談錄

陸氏一莊

崔群知貢舉歸其妻勸令求田群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以君爲良田則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答唐餘錄

賞常何

馬周至長安舍中即將常何家貞觀間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帝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匹

### 特抑故吏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真相知也

東軒筆錄

### 僧相賓僚



張建封鎮徐州奏李藩爲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  
官有得爲相者否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擇賓僚豈無一人  
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塔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  
人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爲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  
果爲相原化記

訪隱者居

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時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  
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君隱  
居郭不知爲錢相也草具置酒錢相甚喜不忍去至晚衙騎從  
來郭君亦不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  
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  
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二公  
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聞見錄

廉藺相避

藺相如爲上卿居廉頗之右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居上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常稱疾不欲與爭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其舍人耻之欲辭去相如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後私讎故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

寇賈極歡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復以爲耻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卒有他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吾安可  
以忘之二人後卒極歡

李郭相勉

唐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時郭汾陽李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睨目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臨淮汾陽半兵東出趙魏臨淮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及別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賊實二公之力

三將協心

高宗朝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兵援世忠且令復移軍建康三大將權相敵兼持私隙莫肯叶心上詔魏矧諭光世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威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矧勸光世貽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世忠

之受兩鎮節鉞也高宗手書郭子儀傳以賜之張俊奏事則又諭以子儀之事

同年遠嫌

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遣人告王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所干於人也亟往問之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二十年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誥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鄉且道其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魏公遺事

友壻同年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恠焉懿恪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然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吏擬進懿恪僕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李文靖文忠主范文正其黨不同聞見錄

無信不朝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於是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立召訪問

蘇軾遷翰林學士嘗鑠宿禁中中使宣入對宣仁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使今爲何官曰臣待罪翰林上嘆竒才宣仁曰此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竒才竒才但未及進用卿即上僂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與哲宗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不如一鷄

漢鄒陽諫吳王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鷄後漢龐參字仲達爲左校令先零反御史中丞樊準薦參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鷄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正亮竒才卓犖若得龍躍天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近置之多士吳呂蒙廬陵賊起諸將不能下孫權曰鷲鳥雖百不如一鷄令蒙討平之

趙溫雄飛

趙溫成都人初爲京兆尹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

官去遭歲大饑温盡散其家糧以賑給窮餓所活萬餘人至漢獻帝徵爲司徒本傳

### 殿直薦賢

范延賞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賞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公曰何以言之延賞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塵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郵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美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爲發運使延賞亦爲閤門祗候皆號能吏筆錄

### 王旦舉代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自擇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又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不知也旦死歲餘卒用準爲相藍元震云

### 貶死朱崖

新繁縣有東湖德裕爲宰日所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土中得一墓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於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公卒見夢於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乃白于帝得以喪還瑣言

### 携母貶所

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



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  
籃輿憇樹下有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  
動也蛇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  
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聞見錄

杜門莫見

蘇黃門子由南遷既還卜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  
蜀中來求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  
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閤人閤人  
使侍於亭旁如其言復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黃門見之大驚  
勞久之曰君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却掃緝

曝背獻芹

宋國有田父常衣縵廣至春自曝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厦隩  
室繇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

賞也其妻告之曰昔人有美莪菽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  
鄉豪取嘗之螫於口慘於腹衆哂之列子楊朱按列子所載止  
如此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  
獻之至尊後世遂有獻芹之說實無所出特嵇叔夜合而言之  
耳

### 漆室憂魯

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  
也子憂者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  
有客過繫馬園中踐予葵使子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子兄追  
之逢水溺死使子終身無兄子聞河潤九里漸汝三百步今魯  
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女獨安所避乎戰國策

### 脯龍折竿

明道先生為上元簿曰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

中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  
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傍以  
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  
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墓誌

群書類編故事卷之五